蜀山劍俠傳/2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六回　恨重仇深 長嘯曳空來老魅　危臨敵盛 寶雲如霧護仙山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李英瓊在寶城山收了竺生、竺笙、竺聲三小姊弟，剛要一同起飛，忽遇妖婦寶城仙主屠媚尋來，因是驟出不意，雖有至寶，不善應用，幾被邪法所困，後仗佛家定珠之力，破了玄牝妖陣，殺死妖婦。上官紅已在事前仗着乙木仙遁護身，帶了三小姊弟預先突圍逃去。同時紫清玉女沙紅燕同一妖黨伍常山來尋屠媚，欲往幻波池尋仇，一見妖婦被殺，全都激怒。雙方正鬥法間，癩姑忽然隱形飛來，連用佛家金剛掌將妖人打傷，隨用誘敵之計，拉了英瓊往幻波池逃去。妖人大怒，竟將老怪丌南公的鎮山之寶落神坊放起，當空立現五座牌樓，發出千百丈風雷烈火和金刀火箭，宛如一座火山，帶着千百丈長一條火龍，精光萬道，雷電交鳴，火箭金刀宛如雹雨，朝二女急追過去。不料癩姑來前，早有高人指教，預示仙機，準備停當。男女二妖人剛追到幻波池旁，二女已先飛下，依還嶺全山均被太乙五煙羅護住，一任雷火金刀猛烈攻打，絲毫不動。妖人正在激怒，袁星同了米、劉二矮忽然出現，用前在莽蒼山所得妖幡黑眚絲，將妖人伍常山綁住，中邪昏死過去。沙紅燕發現回救，已是無及。因聽敵人去時發話譏嘲，同黨中邪倒地，身被黑眚絲綁緊，深嵌入骨，不能不救，師門至寶落神坊又被敵人收去，焉能不切齒痛恨，無如勢窮力竭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救人要緊。

沙紅燕正打算將人救走，化去黑眚絲，再想報仇之計，忽聽一聲長嘯，來自遙天，晃眼一道碧色的妖光，擁着一個身材矮小，其瘦如猴，周身穿得火也似紅的赤面妖人，已隨

嘯聲自空飛墮。看出來人正是被殺妖婦屠媚的情人赤手天尊鄒勤。知道此人神通廣大，邪法高強，更擅玄功變化，煉就陰火碧雲。人最陰毒，兇狠沉着，動作如電，聲到人到，飛行絕迹，瞬息千里，又精五遁之术，厲害無比。前被極樂真人與長眉真人禁閉在東海底水眼之內已數十年，新近方始脫困出來。他本就恨極正教諸仙，再經自己前往慫恿，於是合謀，連同另一妖人，約定日內往幻波池盜取毒龍丸和聖姑藏珍，並殺易、李、癩姑師徒，報仇雪恨。不料伍常山性急，又看中屠媚美色，強約往訪，致遇英瓊、癩姑，狹路相逢，傷人失利。鄒勤與屠媚本來有奸，雙方多年不見，好容易復體脫困，未及敘舊，便被仇人殺死，自是恨極，必以全力與敵一拼。沙紅燕心中暗喜，表面卻作悲忿之容，悽然說道：「鄒道友晚來一步，媚姊輕敵，不肯聽勸，已死於李英瓊賤婢毒手了。」鄒勤妖光已先收去，聞言把緊壓怪眼之上的一字濃眉微微一皺，陰沉沉獰笑道：「我早知道了。伍道友身上黑眚絲，乃妖屍谷辰在地底苦煉多年而成之寶，厲害無比，非我不能化去。稍遲人必受傷，任他法力多高，三日之後便無救了，此時救人要緊。幻波池這些小狗男女，命在我的手中。他們有太乙五煙羅，此時決攻不進，非我施展神通，煉成法寶，不能成功。我們走吧。」說完，朝沙紅燕看了一眼，將手一招，一片碧光微閃，帶了伍常山和沙紅燕，一同破空飛去。

妖人走後，袁、米、劉三人本來隱身在側，忽同出現，空中神鵰也便飛下。米、劉二矮首先問袁星道：「師父回山必知此事，如何是好？」袁星答道：「師父法令雖嚴，但你二人志在立功誅邪，與煉邪法害人不同，平日又無甚過失。醜媳婦難免見公婆，況你們今日又立下功勞，足可折罪。還是隨我一同回去，見師請罪的好。」劉遇安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師伯、師父建立仙府之時，曾下嚴令，門人犯規，決不寬容，何況第一次立法，必更嚴厲。你沒有聽易師伯所說的話麼？師父對我們雖極恩厚，但是人最好勝，性剛疾惡。如知我二人背師祭鍊邪法，三位師長祇她門人犯規，必定大怒，如何能容？我二人也是該死。已經立志改邪歸正，本無二心，祇爲初拜師時，見師父年紀太輕，無甚法力，祇仗一口紫郢劍，雖知名列三英，後望無窮，終恐遇見強敵，不是對手。難得遇到邪教中這等異寶，以爲有用，本心實想建功，別無他念。後到仙府，見恩師蒙師祖器重，法力日高，幾次想將妖幡毀去，一則無暇，再則邪法厲害，毀它甚難。又知師祖和各位尊長神目如電，不會不知，既未禁止，也許將來有用，心裏也不捨，因循至今。日前恩師出山遠遊，大師伯忽命我們往靜瓊谷用太清仙法設一埋伏，以爲妖人來犯時，作一呼應。心想此幡到手，尚未煉過，遇見強敵，尚難如意運用。米師兄再一勸說，意欲乘機改用本門仙法重煉，將邪氣除掉，免得帶在身旁，還要設法隱蔽，終日提心吊膽，恐被師長發現怪罪。等到煉成，自行檢舉，同時託二師伯說情。哪知邪氣上昇，被人發現，起了誤會，往告大師伯，將我二人喚去，當時便要處罰。如非二師伯和華太師叔再

三講情，許我們在靜瓊谷待罪，幾乎當時便將師祖所賜法寶、飛劍收去，重責之後，逐出門牆。休看事情已過，並不算完。一則師父未回，不能作準；二則幻波池開府立法之始，三位師長曾經言明，任何門人犯規，一律處治，決不姑息。大師伯不過是看華老前輩情面，特讓師父自去立法，以爲懲一做百之計。此時如回去，還可借着大師伯之命，作爲待罪在外，等到建下功勞，再託各位師伯叔向恩師求情，至多捱上一頓打，還可無事。否則恩師對我二人出身左道，本不放心，再知此事，必以爲故態復萌，處罰重些尚非所計，就怕怒火頭上，追去法寶、飛劍，逐出山外，不要我們爲徒，那就糟了。那後來妖人鄒勤，曾聽以前先師說過，知他底細來歷。這廝邪法甚高，精於玄功變化和五行遁法。他知太乙五煙羅難於攻破，現正回山煉寶，正可暗往下手。好在來時，我們身形已隱，未被看見。適和米師兄商議，意欲深入妖窟探他底細，豁出妖幡送他手內，相機與之一拼。如能暗中除害，自是萬幸；即或不行，仗着師祖所賜防身法寶，也不致有甚大凶險，怎麼也能立點功勞回來。那時恩師見我二人志誠心苦，盛氣已消，再有幾位師長說情，便可從輕寬免。如就此見師，想起平日師訓，實在不敢。因恐三位師長萬一生疑，故向師兄明言心事，否則，妖人走時，我們早在暗中跟去了。」

說完，神鵰低聲急嘯。袁星本通鳥語，便勸二人道：「鋼羽說你二人面有晦色，去不得呢。師父怪罪如重，我願替你們受罰，還是不去最好。」米黿苦笑道：「袁師兄厚意深情，萬分感謝。不過你隨恩師多年，還不知她性情？尤其二師伯人最義氣，待下恩厚，法力又高，料事如神，她早看出我們心意，如可挽回，早就傳聲相喚了。你看洞門緊閉，太乙五煙羅未撤，分明不許再進仙府。呆在這裏，毫無益處，祇有早點立功，或能表明心跡。至於面有晦色，我也知道，如無晦色，焉有此事？真要該死，有甚兇險，也是在數難逃。我想師祖既允恩師收我二人爲徒，將來多少必有成就，不致便遭慘劫。我二人久想立功，以贖前愆，難得有此良機，師兄不必勸阻。」袁星因聽神鵰嘯聲，說二人此去凶多吉少，仍想勸阻，笑道：「你說洞門未開，我並無過，如何也不令進去？你們就要去，也等我見過師父，探明心意，真個不行，再走不遲。」二矮同聲笑道：「如等師父有甚嚴令再走，那就是逃，罪更大了。不如在未奉命以前，先向恩師遙拜通誠，就此離山，將來回山請罪，還有話說。」說罷，便同向幻波池跪下，虔心祝告，先訴背師隱藏妖幡之罪，再說此行心志，等到建有微功，可明心迹，再行回山待罪。因奉大師伯之命，暫時不許擅入仙府，故未當面拜別，望乞深恩寬恕，拜罷起立。袁星還想強行阻止，二矮將手一拱，道聲：「再見。」身形一晃，便即隱形飛去。

袁星一把未抓住，人已無蹤，忙喊：「鋼羽大哥，怎不追他們回來？」神鵰便用鳥語回答，意思說二矮此去，本是定數，師長多半知道，不過敵人太兇，爲盡同門之義，向其

警告，使知戒備，其實攔也無用。雙方正問答間，忽聽幻波池底癩姑傳聲相喚。緊跟着彩煙浮動，光影閃變，再看身子已在太乙五煙羅籠罩之下。袁星暗忖：「此寶爲何始終不撤？連放自己入洞，也是這等嚴密，難道形勢真個緊急不成？」那太乙五煙羅，本是薄得幾非尋常目力所能辨認的一層淡煙，緊貼地上，這時因喚鵰、猿回去，高起一條，以作歸路。袁星正在尋思，神鵰忽用鳥語急喚快走，料知有事，忙同往池底飛下。到地一看，洞門竟是大開，好像在誘敵神氣，便向中洞趕入。迎頭遇見癩姑，笑罵道：「你真膽大！連我們此時還不敢冒失出外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和米、劉二人去惹強敵？沙紅燕這個妖婦何等狠毒，也是你們幾個所能應付的？他二人走了麼？」袁星乘機跪稟道：「他二人雖然背師祭鍊妖幡，實是貪功心盛，並無他念。他們因立法之始，恐師父法嚴，不敢來見，現往妖窟去探虛實，意欲立功贖罪。此行實是危險，還望師伯開恩，念其平日無過，代向恩師求情，加以寬免。」癩姑笑道：「此是他二人劫數，不能避免，非此也難成道。否則他們私自離山，如何能夠？你當他們還能生還麼？」袁星一聽口氣不妙，便惶急起來，急喊：「二師伯素來待我們恩厚。弟子常聽米、劉二師弟說，他們根骨稟賦均非上乘，早年又不該誤入旁門，雖得本門傳授，功力尚淺。他們是師父初收門人，師父何等威名，而他們和諸位同門比較，好些不如，實在自慚形穢。如非此時兵解有好些危害，早去轉世，何待今日？務望師伯深恩垂憐，設法解救，感恩不盡。」癩姑笑道：「你這猴兒倒也義氣。不過定數難逃，不經此難，永不如人。你師父爲三英之秀，將來門人衆多，祇他二人不濟，豈不難堪？你毋須操心，我們已有安排。不久羣邪大舉來犯，你和神鵰均有使命，見過你師父，可照以前傳授，各守陣地，相機待敵。去吧。」袁星還在求說，忽見英瓊走出，面有怒容，不敢開口，向前行禮，叫了一聲：「師父。」英瓊便問：「米、劉二人何往？」袁星看出師父神氣不佳，便把前事委婉陳述，並代求恩。英瓊怒道：「他二人就算心迹無他，即以隱匿妖幡，背師行事而言，已犯重規，如不念在相隨這些年，平日無過，早用飛劍斬首，還能容他們走麼？你也專喜膽大妄爲，如不以他們爲戒，一旦犯過，悔無及了。」袁星哪敢再說，諾諾連聲而退。

原來英瓊同了上官紅走後，易靜忽想起羣邪不久來犯，靜瓊谷斜對幻波池，如在谷中設下太清禁制和五行仙遁，到時再命得力門人前往埋伏，裏外夾攻，可有好些用處。因覺米、劉二矮在旁門中多年，經歷甚深，好些妖邪均知來歷；近又用功，通曉五行仙遁：便令前往佈置。哪知二矮自在莽蒼山得到妖幡以後，惟恐背師行事一旦發現，必受重責，時常想起害怕。後纔省悟青囊仙子華瑤崧已在得幡時，經其默祝，代將邪氣清除，故此無人得知。及至峨眉開府，恐師祖怪罪，暗中禱告了幾次。後見奉命下山時並未提及，心雖放寬，但因師父疾惡性剛，聽平日口氣又極嚴厲，始終不敢明言。此幡非經煉過，又不能用，難得有此機會，佈完仙遁，便在谷中私自祭鍊。剛剛煉成，可以隨身應用，

不禁又叫起苦來。

原來那妖幡乃數千年地底陰煞之氣，又經妖屍多年邪法煉成，華瑤崧禁制一破，邪氣立時上騰。二矮雖能應用，那邪氣卻掩藏不住，知道回山必被師長看破。既已煉成，看出它的威力甚大，既不捨棄去，也輕易毀它不了。實在無法，祇得將它暗藏谷中，不帶在身旁。以爲谷中設有仙遁，外人不能出入，可以隱瞞。哪知第三日回去覆命，二矮正向易靜稟告埋伏停當，玉清大師命門人張瑤青，拿了一封書信來見易、李、癩姑三人，指點未來機宜，剛到依還嶺，便看出靜瓊谷中邪氣隱隱，以爲藏有妖邪。瑤青人甚謹慎，並未去探，直飛池底，正遇袁星，問明來意，引到裏面。當着二矮說出，也還有個推託，偏生易靜因瑤青乃玉清大師初傳弟子，人又極好，爲了自己之事而來，意欲厚待。二矮的話恰巧說完，便命仍往谷中，再加一道靈符，隱蔽形迹。二矮領命走後，瑤青方說來時所見妖氣之事。這時癩姑正在西洞入定，接到眇姑心聲傳語，正在問答，還未來晤。易靜一聽嶺上面現出邪氣，當地又是靜瓊谷一帶，以爲妖邪已來，不禁大驚，忙同瑤青隱身飛去查看。到時正值二矮仗着靈符隱蔽，發揮妖幡威力，得意洋洋，不禁大怒，隨即現身。二矮大驚，跪地求告。易靜本要處罰，將二人逐出山去。後經二矮再三哭訴求饒，易靜因是立法之始，還待不允寬恕，癩姑忽然尋來，一面代爲力求，一面暗用傳聲示意，說適纔接到眇姑心聲傳語，少時再說。易靜方始會意。但因奉命創立教宗，以後門人衆多，無論如何，賞罰必須嚴明。尤其二矮出身左道，初犯這等重條，不加責罰，異日膽子更大。又知英瓊回山，必定不容。這纔改命二矮在靜瓊谷戴罪立功，等英瓊回來，三人商議之後，再行論罰。易靜本意將妖幡毀去，青囊仙子華瑤崧尋來，朝易靜使了一個眼色，故意說道：「此幡經仙法重煉，正好以毒攻毒，就不想要，也留待將來和妖人一拼。隨便毀去，豈不可惜？」易靜應諾，陪了來客同回仙府。一問來意，和玉清大師柬帖差不多，祇是比較詳細。

原來沙紅燕自從上次幻波池大敗回去，自覺偷雞不着蝕把米，恨極仇敵。先是回山向老怪丌南公哭訴，丌南公祇說：「憑我的法力威望，如何能與這羣無名後輩動手？將來法寶煉成，必要掃蕩峨眉，將敵人師徒一網打盡，報仇不在此一時，你何必忙？」沙紅燕本是丌南公兩世寵姬，平素嬌慣，看出妖師意甚堅決，不爲作主，深知老怪習性，不敢再強。但心存怨望，當時不說，暗中勾結老怪門人伍常山，並四處約人，意圖大舉。老怪法力甚高，本難隱瞞，祇因寵愛沙紅燕，見喫了人虧，也頗忿恨。無如對方勢盛人多，上次銅椰島已嘗過味道，深知敵人道法高強，應援神速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此去敗多勝少，還落一個以強壓弱之名。轉不如表面不管，任憑沙紅燕自去約人，雙方功力相當，能勝更好，敗也不背平日信條。好在沙紅燕對自己法寶均能使用，祇要帶一兩件防身，

敵人便無可奈何，哪知老怪一時疏忽，沙紅燕竟會和他負氣，祇去約人，不去盜他法寶。更因老怪忙於煉法，心無二用，長日入定，沒想到自己那麼嚴厲的法令，門人會將他鎮山之寶盜出去惹事。事有湊巧，妖徒伍常山平日最是恭順，奉命惟謹，這次竟會看透師父心意；又因沙紅燕巧言蠱惑，許以重利，除答應事成之後把幻波池藏珍和毒龍九分他一半外，並說好友寶城仙主屠媚快要復體重生，願爲媒合。伍常山以前好色如命，祇爲相貌奇醜，又受一妖婦遺棄，一怒回山，恰奉師命在山坐鎮，煉法煉丹，輕不得外出。對於沙紅燕本來愛極，因是妖師禁宵，不敢問鼎，私心卻甚愛慕，言聽計從。再聽說起屠媚天生尤物，穠豔絕倫，不禁大喜。趁着妖師入定之際，便帶了鎮山之寶落神坊，隨同偷下山來。如非沙紅燕連遭失利，深知幻波池五遁厲害，想多約幾個能手相助，已早來犯。除這男女三人之外，還有東海兩個著名妖邪：一是屠媚之兄屠霸，一是昔年在長眉真人手下漏網的老妖孽席圓，大約不久也要來到。

玉清大師和青囊仙子從另一妖黨和崑崙派女仙崔黑女口中得到消息，知道事機危急，恐幻波池諸人難於應付，特來告知。張瑤青途遇諸葛警我，得知大方真人神駝乙休和淩、白諸老對於此事已有一點準備，不過本人都不能來，祇在暗中傳語峨眉諸同門，令其到時來助，事情仍是可慮，命衆留意。易靜轉問癩姑：「眇師姊有甚話說？」癩姑笑說：「我這位瞎姊姊，對我實在真好。此是她日前偶聽屠龍恩師說起，特用玄功入定，詳參前後因果，已知就裏。但她命我照計而行，不許先說。米、劉二徒頗關重要，你還好說，瓊妹最是疾惡，又愛面子，對外膽大，對內膽小。前爲一班同門，以爲她最年幼，卻最先收徒，又收的是兩個左道中人，時常擔心。恐其出身邪教，稟性難移，受他們連累，故對兩矮嚴厲，不稍寬假。日內回山得知此事，必不能容，到時你我還須合力勸解。你是大姊，不可再推波助瀾了。便照真的說，兩矮雖然不合背師行事，心實無他，人也頗知向上。他們此去，所受甚慘，如非此是他年成敗關頭，轉禍爲福，我已早代他們隱瞞了。少時我還要出山一行，太乙五煙羅現在師姊手中，可交與我，將全山護住。別的均照華老前輩所說行事便了。」

癩姑說罷，又互相商議了一會兒。癩姑說：「你聽地底震動，遠遠傳來雷聲，瓊妹必已回山，在寶城山遇敵，我去接應她回來吧。」易靜回顧，鵰、猿均不在側，笑說：「這麼大一座仙府，門人卻祇有五個，其中還有一鵰一猿。米、劉二徒再一被逐，就剩紅兒一人了。」癩姑笑道：「我還一個門人都沒有呢，等我去了回來，不久便可添人進口，從此源源而來。並且英男師妹日內也要來此同修，她再收有門人，以後不怕人少，祇怕要爲他們操心呢。」易靜料知眇姑已示前因，方要詢問，癩姑說：「時辰已至，不久就有熱鬧，師姊陪着華老前輩謹守洞府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飛出，到了上面，癩姑先將

太乙五煙羅暗中埋伏。側顧鵰、猿和米、劉二矮正聚池前，手指對山，互相密議，身形已隱，未被發現。遙聞神雷連震，由對山傳來，知衆門人已經看出寶城山上敵我相持，二矮要仗黑青妖幡前往接應，便用傳聲笑罵道：「憑你幾個沒出息的東西，也敢以卵敵石？萬不可去。那是你們師父，還聽不出？守在這裏接應，不是一樣？」米、劉、鵰、猿聽出癩姑口音，忙喊：「二師伯！」

癩姑說完，已經飛走。剛到寶城山，便見下面煙光高涌中，上官紅帶了三個男女幼童，用乙木仙遁護身，突圍而出，卻不往本山飛回。又見陣中英瓊的定珠在發出佛家慧光，知道無礙，便朝上官紅趕去。雙方見面，正要說話，身子忽被一股極大的潛力吸緊，往斜刺裏山頭上飛去，知有前輩高人接引，也未強掙。上官紅方說：「師叔可見三師叔麼？」眼前倏地一花，長幼五人一齊落在一座大隻兩丈方圓，上下鐘乳如林的石洞之中。靠壁晶幕下面，坐定一個面容清秀，白髮如銀的年老道婆，從未見過。癩姑知非庸流，便率上官紅等下拜，恭問：「弟子癩姑同了師侄上官紅等，被仙法接引來此，不知老前輩法諱，有何賜教？」道婆微笑命起，說道：「我在東極大荒山南星原，一住千年，偶然遊戲人間，也祇元神來往，預先算定，事完即回，不似枯竹老怪有許多做作，連令師妙一真人尚少見面。我的行動均有法力隱蔽，外人更推算不出，難怪你們不知我的姓名來歷了。」癩姑一聽，知是齊霞兒上次所尋東極大荒山前輩女散仙盧嫗，不禁大喜，重又跪拜道：「你老人家便是盧大仙婆，弟子得拜仙顏，福緣不淺。羣邪不久圍攻幻波池，大仙婆既許弟子等拜見，必有賜教。」盧嫗二次命起，笑道：「你無須如此恭禮，我雖癡長些年，如論令師前生，原本同時，以前況又少通交遊。雖與令師祖長眉老前輩，爲擒血神子鄧隱有過一面之緣，並無深交。不要如此稱呼，喚一聲師伯叔足矣。我此行便爲幻波池之事而來。當初令師借我吸星神簪，事完被我當時收回，實因當時尚有他用，不便在外久留。不料我那對頭得知此事，故意將他性命相連之寶巽風珠留在令師那裏，以示大方，顯我小氣。我氣他不過，爲此以元神飛來中土，欲助你們脫此一難。原恐此寶關係重要，難於付託，不料你們五人俱都美質，你更與我投緣，功力也頗深厚，堪當大任。不過敵人神通廣大，先機不能預泄。好在此寶與我心靈相通，又經我預用法力禁制隱蔽，到時自能發聲，照以行事，決可無害。這三個小頑童乃我對頭所救，既然看重，就該傳點防身法術，偏是鬼鬼祟祟，藏頭縮尾。今既遇我，就是緣法。現你三人已將赤杖真人昔年遺留的幾件防身之寶得去，這幾件法寶已經真人法力封禁，你們拿去重加祭鍊，須費好些時日。幸我識得他的妙用，祇要將禁法一解，立現威力。現有柬帖一封，靈符兩道，等將諸寶解禁之後，由上官紅率領竺氏姊弟，去往依還嶺昔年未拜師前所居之處，設一法壇，將第一道靈符如法施爲，仇敵多大神通，也難查見你們底細。等到兩月之後，陣法由心運用，可命三小姊弟代爲主持。休看他們年幼道淺，仇敵決不能傷他

們。況且此時不曾正式拜師，未入幻波池，遇敵時照我柬帖的話答覆，便可無事，氣也把他氣走。此洞現在我法力禁制之下，敵人雖難查聽，一出洞門，你們不可再提此事。到了依還嶺，先發靈符，後看柬帖，看完不久也自化去。此時嶺上雖有太乙五煙羅籠罩，我用土遁送你們去，事更隱祕，決不致被人察覺。非等上官紅把人約來，不可再與師長同門相見，以防泄露。」

盧嫗說罷，先將吸星神簪交與癩姑，傳了用法。再命三小姊弟近前，將所得法寶取出，分別傳授，指點用法。並將柬帖、靈符交與上官紅，令其依言行事。癩姑暗中偷覷盧嫗是元神出遊，但精神凝鍊，無異生人，如非事前知道，決看不出，好生敬佩。正在暗讚，盧嫗似已覺察，笑道：「你將來前途遠大，閒中無事，何妨到我南星原一遊呢？」癩姑方率衆拜謝應諾，盧嫗又道：「我送上官紅往依還嶺，就回山了。李英瓊現已將妖婦殺死，你們快去吧。」說完，伸手一揮，一片奇亮如電的銀光一閃，立有一股極大潛力襲上身來，將人托起，往洞外飛去，晃眼便達戰場。癩姑爲了誘敵，存心戲弄，先用地遁隱身，猛然出現，連打了伍常山幾下金剛神掌，將其激怒。隨帶英瓊飛往幻波池，與易靜、華、張三人相互說完經過。料知羣邪不久必來圍攻，爲防萬一，太乙五煙羅仍罩全山，準備多挨時日，等到過幾天再行收去，縱其入洞，用五遁禁制禦敵，相機行事。

英瓊聞知米、劉二矮私藏妖邪法寶，經過多年，不曾自首，好生氣忿，本要重罰，衆皆力勸。癩姑又說：「二矮心堅志苦，稟賦又差，非仗此劫，不能轉禍爲福。現在自知罪重，不敢來見，正好聽其自然，既顯你的寬厚，又使異教門人知所儆戒。」英瓊方始允諾，心終不快。隨談起巧收竺氏姊弟之事。易靜笑道：「二師妹想收一個美秀門人，不料仍是難師難弟。」英瓊接口道：「此話不然。我聽他們說身是異胎，身包厚皮，滿是紫斑，奇醜非常。後來兩個服了異草，將皮脫去，長得和金童玉女一般。祇癩姑師姊令高足未服，至今皮還未脫。但我看他三人，以她最爲靈慧，一旦將皮脫去，必在她姊弟以上。」癩姑接口笑道：「她長得醜八怪，纔能與我相稱，這個無妨。我先前本是開讀恩師仙示，知我三人每人要收一個徒弟，偶然說笑，莫非真個以貌取人麼？倒是方纔我見此女雙目隱蘊殺機，煞氣竟不在瓊妹以下，根骨心思也以她最爲靈巧，將來淘氣無疑，不知要費我多少事呢。」華瑤崧道：「祇要真好，淘氣何妨？你們本是應運而生，羣邪皆當遭劫，我看殺氣越重的人，將來成就越大。不過遇敵時，總是寬厚些好，不要疾惡太甚。否則事雖定數，你們也不致妄殺，但樹敵太多，到底討厭。」

癩姑看她說時朝易靜、李英瓊看了一眼，知有原因，方要開口探問。英瓊忽想起余英男師徒就要前來，人必在途中，便把先前自己與英男約定在幻波池同修之事說出。又將所

得法寶紫靈焰取出，與衆同觀。華瑤崧喜道：「此是紫青神燈兜率火所結燈花靈焰，共有七朵流落人間，乃九天仙界至寶奇珍，與謝道友佛家心燈有異曲同工之妙。英瓊所得還是最大的三朵，威力更大。我還知道此寶用法，現時如煉，祇消十九日，可由心運用，神妙無窮。有此異寶與佛門定珠，從此雖不能說是所向無敵，用以防身避邪，綽綽有餘了，可喜可賀。如按太清寶籙第七章祭鍊，再用貴派本門心法，更有威力。本來此寶最啓妖邪覬覦，難得幻波池深居地底，又有五遁禁制，寶氣不致上騰，等到煉成，與本人心靈相合，多大法力也奪不去了。」英瓊聞言，自是心喜。易靜便令英瓊速往東洞煉寶。英瓊因念英男師徒人在途中，現當多事之秋，恐與羣邪狹路相逢，欲往接應，回來再煉。易靜答說：「此寶既是關係重要，速煉爲是。我代瓊妹接應余師妹回山。還有新收三個弟子，我尚未見，也想就便一看。瓊妹就不必去了。」英瓊素對易靜恭謹，連聲應好。癩姑笑道：「那三姊弟我已見過，個個美質，看固無妨。但照盧老前輩所說，最好不要入陣交談，看完就回來吧。」易靜隨口答應，隨即飛走。

易靜到了嶺上，因靜瓊谷改由鵰、猿輪流防守主持，而袁星去見英瓊尚未回來，祇神鵰盤空守望，見了易靜便飛過來。易靜見它通身亮若銀霜，二目金光電射丈許，知道近來功力越深，甚是喜愛，誇獎了幾句。令等袁星出來代爲傳示，由此便在谷中主持，聽傳聲和預定神雷暗號發動埋伏，無須再回仙府。並問空中可曾發現別的異兆？神鵰昂首長鳴，將頭連搖。易靜知它神目如電，遠視千百里外，料知妖人未到，也許爲時尚早，便朝英男來的一面飛迎上去。剛過寶城山，便見英男同了楚青琴師徒二人迎面飛來：雙方會合，高興非常，略談兩句，便同回飛。易靜先前原是一時乘興，隨便一說，本要回轉。反是英男聽見易、李、癩姑三人各收了一個弟子，根骨既好，恰巧姊弟三人又是枯竹老人引進，料定不凡，欲往一視。易靜本也心動，便同往後山飛去。

哪知盧嫗禁法神妙，設壇之處竟看不出一點迹兆。易靜暗忖：「身爲師長，門人行法之處竟看不見，如在外人眼裏，豈非笑話？」因以前來過，知道法壇所在，忍不住喚了一聲：「紅兒！」隨聽上官紅傳聲應道：「師父可是命師弟他們出見麼？」易靜聽上官紅用本門傳聲答話，料知事關機密，心想不見也罷。英男好奇，因有英瓊門人在內，不知底細，仍想一見。易靜面軟，又愛英男美秀天真，身世可憐，不願掃興，仍用傳聲問上官紅，是否可以出見？上官紅答說：「盧大仙婆法力神妙，師父來此已被算出，在陣法未佈成前，弟子等四人已難自行出入，望師父寬恕。」英男祇得罷了。本意往見英瓊，因聽易靜說她現在東洞煉寶，也祇好作罷。初來依還嶺，見當地景物如此靈秀，沿途觀賞過去，不由走慢了些。易靜又說起前居靜瓊谷境更幽勝。幻波池雖是雲廊霞壁，玉柱金庭，到處珠光寶氣，精麗非常，可惜深居地底，沒有園林之勝，是個美中不足。等到

這次大難之後，還要用法力重新開建，與上面幾處靈秀清麗之境打成一片。因見英男隨地留連，讚不絕口，隨邀英男往谷中走去。英男人本隨和，又愛美景，便即應諾。

易靜途中問起以前師父命辦何事，因何遲來，於是走得更慢了些，英男話未說完，已到谷口。正值袁星見完英瓊，得知乃師去往東洞煉寶，易靜已行，癩姑要往各洞巡視，重加禁制，奉命往靜瓊谷主持埋伏，便即飛回。一見易、余、楚三人從後山走來，人已落在煙網之下，知將英男接回，好生欣喜。所去又是靜瓊谷一面，仰視空中神鵰，不知何故忽往山外飛走，喚了一聲未應，忙即趕上前去。英男和英瓊至交姊妹，因袁星是英瓊開山弟子，見它雖是異類修成，一別數年，居然一身道氣，功候頗深，又聽說有脫胎換骨之望，好生代她師徒歡喜。令與愛徒楚青琴禮見之後，便誇獎了幾句。

英男說不兩句，正要同往谷中走進，忽聽空中厲聲怒喝：「余英男賤婢，今日休想活命！」語聲未歇，五六丈方圓一團烈火，已如火山崩墜，當頭下壓。空中立現出一個火也似紅的怪人，雙手齊發火團，落地便即轟的一聲展布開來，晃眼之間，靜瓊谷一帶立成火海。這怪人形如童嬰，相貌並不醜惡，來勢卻是又猛又急，突然由空現身，事前連點飛行聲息均無。易靜那高法力，又是久經大敵的人物，直等敵人出聲發難，方始得知。如非人在太乙五煙羅下，一任二女法力多高，驟出不意，也難免於受傷。先已聽英男說過，得知一點怪人來歷，不禁大怒。因滅魔彈月弩和兜率寶傘均在上官紅手內，無法取用。口喝：「大膽妖孽，敢來我依還嶺擾鬧行兇，叫你知我厲害！」隨取一粒散光丸，隔網往上打去，那太乙五煙羅自經嫫姆重煉，越發神妙，敵人任多厲害的法寶，均難侵入。而自己人不特出入由心，法寶、飛劍也可穿網而出，應敵時分合由心。

原來怪人因爲英男日前取寶，喫了大苦，心中恨極，偏值元神凝鍊要緊關頭，空自急怒交加，無可如何。一經成形脫困，震破羅網，立時到處搜尋敵人蹤跡。因是煉就獨門玄功，長於飛遁，經人指點，先到英男舊居東天目山松篁澗，見人未在，發現英男與李文衍留書，得知人往幻波池，立即跟蹤尋來。行時忿無可泄，將全洞用太陽真火炸成粉碎。幸而李文衍等他出，祇弟子司空蘭一人留守，又正採藥在外，人甚機警，歸時發現一個火人突然現身入洞，看出厲害，忙即隱向一旁，未遭毒手。怪人將洞炸成粉碎，便往幻波池飛來。以前曾聽人說起，聖姑所留五遁禁制十分厲害，還格外加了小心。仗着天生神目，能透視雲霧，遠及千里，特由兩天交界之處，御着乾天罡煞之氣飛來，其疾如電。起初尚在躊躇，惟恐入池報仇，誤陷癸宮水遁以內，便無勝理。到時發現仇人正在下面，立時凌空下擊。滿擬所煉太陽真火猛惡無比，又是得隙即入，尋常法寶、飛劍決不能擋，就被發現也禁不住，何況仇敵毫無警覺。仇人相見，頓犯惡性，也未思索查看有無異狀，

竟想連仇敵同伴一齊燒死。及見一團團的大火球隨手發下，雖似紅雪崩墜，融散開來，將當地化爲火海，隔火下視，又好似有一層薄薄的彩煙，將火像山一般托住，敵人除面帶驚忿之容外，一個未傷。怪人知敵人有法寶防護，越發暴怒，正待加工施爲，猛瞥見一點銀光由下飛起。剛一入眼，未容抵禦，叭的一聲大震，前發烈火竟被散光丸震散大半。暗罵：「賤婢！你哪知我厲害。倒是那五色彩煙十分神奇，不將敵人誘出，決難如願。」念頭一轉，將計就計，趁着烈火受震，四面飛揚中，暗中行法一收，火便消散大半。

易靜不知是計，一見敵人好似手忙腳亂神氣，先前英男的話還未聽完，想這妖人能發這等猛烈的毒火，決留不得，意欲爲世除此一害。也沒和英男說，立即行法，由煙網中衝出，一面放出師傳飛劍和那護身七寶中的阿難劍，一面左手連發太乙神雷。剛把六陽神火鑑取在手中，未及施爲，猛想起敵人所用分明是太陽真火煉成，如何以火御火？一個不敵，豈不上當？同時發現敵人身上飛出兩道赤虹，將雙劍敵住，並無退意。易靜看出是詐，耳旁又聽英男傳聲急呼：「師父有命，此人不可輕敵，必須小心。妹子話還未說完呢。」心中一動，未及將鑑收起，忽聽怪人大喝：「先殺你這賤婢，也是一樣。」隨說，數十百道火虹已電射而來。跟着，怪人將手連揚，下面烈火又由分而合，暴涌上來，將人圍住。那火虹比電還疾，內中一道已經上身。易靜手中六陽神火鑑上六道相連的青光還未飛起，喫火虹一射，忽轉紅色，知道不妙。幸是心靈相合之寶，應變又極機警，見勢不佳，阿難劍首先飛回，與身相合。易靜覺得那火勢熱得出奇，而且火虹中雜有無量數細如牛毛的銀色光針，竟與大五行絕滅神光線的威力差不多。等再發太乙神雷和牟尼散光丸想去震散時，已是無效，並且一擊之後，火勢略分即合，祇有加盛，端的厲害無比。如非近來煉了太清仙法，功力大增，在火虹初射時，應變稍遲，便非受傷不可。身在阿難劍光環護之下，雖然無礙，但是火力奇大，越來越盛，身上漸覺奇熱難耐。耳旁又聽英男傳聲急呼：「師姊先退。」

易靜這纔想起太乙五煙羅自經師長轉賜之後，祇自己和英瓊、癩姑三人能隨心出入，英男被隔在下，這等急呼，必有原因。自居幻波池以來，初次遇敵，心終不甘就退，急切間想不出破法，防身寶傘又在愛徒手內。於是一面運用玄功，仍指飛劍、法寶禦敵；一面打算試將上官紅手中寶傘收回。忽聽嗖嗖連聲，有一少女口音嬌呼：「易師姊，不要理這種混蛋，到時自有對頭來收拾他，我們樂得看熱鬧。且同到下面一敘如何？」隨說，兩道青熒熒的箭形冷光，已由斜刺裏衝焰分火而入。易靜方覺眼熟，來人已到身前，正是前在碧雲塘相遇，後來奉命隨靈雲暫往紫雲宮同修的方瑛、元皓。那冷光便是枯竹老人賜與二人的太乙青靈箭，所到之處，千尋烈火直似狂濤怒奔，立被衝開了一條火衖。

見面未及回答，又聽元皓用本門傳聲說：「奉師長之命，請先下去一談。」料有原故，便將準備發放的兩件新得法寶停手不發。三人同道一個「請」字，青靈箭光往下一指，便同衝火而下。怪人見狀大怒，想運用玄功跟蹤追去，還未追近，冷不防一團形如璧月的寒光迎面打來。剛認出是太陰月魄寒精所煉之寶，心中一驚，待要退避，寒光已經爆散，化爲千萬銀雨，四下激射。同時另一道童手上又發出幾團三寸大小烏油油的墨色精光，祇聽叭叭連聲中，齊化玄雲炸裂。下面烈火遇上，便即消滅，立時盪開一片空地彩煙輕揚，閃得一閃。等到烈火重合，潮涌而上，敵人已全數退下。

怪人起初還疑後來二敵是對頭剋星門下。繼一想：「對頭門人雖有兩個，全都是穿着一身冰紈霧縠，儀態萬方、美絕天人，並且遠居極海，閉宮多年，怎會來此？對頭師徒衣飾最是清麗絕塵，分明不是這等裝束。」再見敵人將同黨接引下去，使不再出手，互以師姊妹相稱，執手殷勤，笑語十分親切，分明全是峨眉門下。祇不知由何處把對頭的寒雷玄珠取了些來。以爲敵人伎倆祇此，企圖困守待援，不敢迎敵。自己差一點沒有上當，被敵人嚇退。想起至寶尚在仇敵之手，如何罷休？不由怒火上攻，厲聲喝道：「賤婢速急出鬥，免我火煉全山，多傷生靈。否則，便將月兒島所得法寶還我，或可兩罷干戈，不再與你們計較。」方瑛接口朝上罵道：「無恥妖孽，月兒島最末一次藏珍，乃本門連山祖師所藏，理應爲本門弟子所有。昔年嵩山二老師伯連去幾次，獨此一件不曾尋見，何況英男姊姊？雖然彼時連山祖師曾有『以火濟火』的幾句偈語，乃指南明離火劍而言，與你何干？你自貪心糊塗，已將坎離神經得到，自恃玄功與火珠護身，致犯神碑之誡，妄想連寶取走，纔被神雷震死，毀去軀殼，被困火穴之內。好容易參悟神經，煉成形體，見英男姊姊取走此寶，妄動貪嗔，尋仇到此。莫非那數百年火煉苦厄不夠你受，非要遭劫，連元神一齊消滅纔稱心麼？」這幾句話一說，怪人直似火上加油，急怒交加，厲聲喝道：「神碑偈語，原有玉我於成之言，此寶分明應爲我所有，被賤婢趁隙偷進，撿了我的現成；行時又妄用離火劍引發火山下面埋伏，使我多受苦難。你們還敢花言巧語。休看你有法寶防禦，我這太陽真火最具威力，至多四十九日，任何法寶皆能煉化。那時連人帶山齊化劫灰，休怪我狠。」方、元二人聞言，朝着上面扮了一個鬼臉，說道：「你不怕喫苦頭，隨你的便。我們同門至好，許久不見，懶得和你這類孽畜廢話，要找地方談天去了。」

易靜因上空雖然佈滿千重烈火，下有寶網籠罩，仍是通行無阻，連草木也未燃焦，此寶用來防身禦害，真個神妙無窮，先前真未想到有如此威力。心正讚美，聞言想約大家同返幻波池。元皓已先說道：「聞說這裏有一靜瓊谷，我們谷中談心去，以便看這妖孽現眼，另外還有話說呢。」易靜笑答：「這樣也好。祇是池中還有兩位遠客呢。」話纔出

口，張瑤青忽然飛來，說癩姑已請青囊仙子華瑤崧代易靜在中洞坐鎮，癩姑也在一起。近月餘內，尚無甚大不了得的事，請衆人留在靜瓊谷中，待機聽請，當敵人未擒以前，不必回去。易靜知癩姑先聽眇姑心聲傳語，又遇南星原前輩女仙盧嫗，兩次均未明言詳情；方、元二人忽然來到，又勸去靜瓊谷中敘談，越知有事，隨口應諾，開了谷口禁制入內。瑤青說完，已先飛走。隨即談起各人經過。方、元二人前事另有交代，暫且不提。